

清华园的风骨

○胡 钰（1991级经管）

2020年初的清华园甚为安静，从春节到春天，鲜见学生，更不见游人如织。沉寂其间，难得专注而持续地看学堂春雪飘扬，看荷塘水暖鸭知，看满园玉兰花开，看礼堂草坪转绿，看到这个园子的无比美丽，近三十年呆在这个园子里，也很少有这样的机会，看着看着，看到了这个园子的更多味道、气概与品格，或许以“风骨”称之为恰。

这个园子曾经属于清朝道光帝五子，八国联军进京后逐渐荒芜，直至1911年清华学堂在此开学，为这块土地注入了新的生机。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学校再到清华大学，一批批鸿儒学者在此任教，一批批青年才俊在此就读，清华园由此从皇家的花园变为知识的花园。

记得一次雪后在大礼堂附近漫步，看到王国维先生纪念碑前摆着一束花，显然刚放不久，虽略显干枯，但在白雪的映衬下依然鲜艳。1925年，清华学校设立国学

研究院，旨在“研究‘中国固有文化’，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沟通”。陈寅恪先生代表研究院同仁于1929年撰写的碑文已成经典文字，成为清华学人心中的烙印。其文开篇即说：“士之读书治学，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，真理因得以发扬。”其文结语更是意味深长：“先生之著述，或有时而不彰。先生之学说，或有时而可商。惟此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，历千万祀，与天壤而同久，共三光而永光。”其中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更是成为清华学人的学术品格，也被写入了2014年颁布的《清华大学章程》。

顺着此纪念碑向北走不远处，是闻一多先生雕像，先生手持烟斗的坐像后墙上，是他的一句话：“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，爱他的祖国，爱他的人民。”当我漫步到这里时，同样，看到了白雪映衬下的一束花，依然鲜艳。闻一多先生1912至1922年在清华学校学习，才华与血性并重，想当年“五四”运动爆发期间，他就手书岳飞《满江红》贴在学校食堂门口，在美留学期间则写了荡气回肠的《七子之歌》，至今传唱。记得90年代初我在清华园读书期间，还与同学们策划过话剧《失落的烟斗》，以梦境来讲述一个在校生与闻一多先生的对话，现在想来，也算一部“穿越剧”了。

从闻一多先生塑像向西走就是水木清华荷塘，水边坐落着朱自清先生的雕像。先生面朝东南而坐，右手轻轻放在腿上，



王国维先生纪念碑



闻一多先生雕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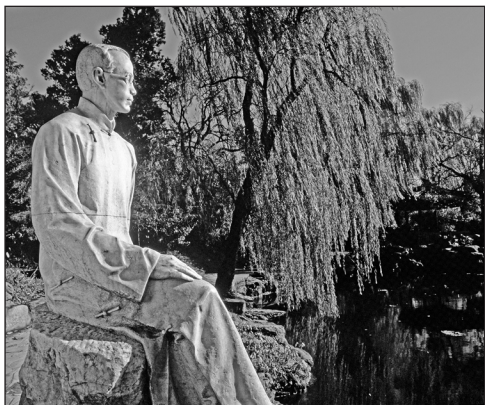
清瘦而洁白，静静地注视着春去秋来的荷塘和充满活力的学子们。每每看到这座雕像，想到先生临终前不到50岁、体重不到80斤，但仍坚持中国人的气节，坚持学术上的追求，感慨万千。在1948年上海文协 and 清华同学会上海分会举行的追思会上，鲁迅夫人许广平说：“我从追悼文字中，发现朱先生两句话，一句是他死前说的：‘不要忘记，我是签字拒绝美援的。’这表示他保持中国士大夫威武不屈、富贵不淫、贫贱不移的高风亮节。还有一句话是：‘我要向青年学习，但时间不许可。多给我时间，慢慢地来。’这是说，他并不夸张，切实，肯跟年轻人一起前进，是有前途的。”朱自清先生担任清华中文系主任16年之久，对清华的感情是细腻的，散文《荷塘月色》成为中国人的共同记忆之一，也成了清华园最好的“广告”，先生对清华精神的理解也是深刻的，在上个世纪30年代他就说“清华的精神是实干”。

正是因为有了王国维、陈寅恪、朱自清、闻一多等这许多学者，清华人文学科研究有了自己的独特风格，清华园有了自己的独特风骨。1988年，在清华举行的

“纪念朱自清先生逝世40周年座谈会”上提出了“清华学派”的问题。后来，清华中文系徐葆耕教授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，发表了著作《释古与清华学派》，系统总结了“清华学派”的学术思想及风格，其中的许多论述发人深思：“在1952年院系调整后，‘清华学派’结束了它在清华园的历史，但它依然活着，并且发展着。”今天重新解释传统，“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，是为了给现代中国人乃至人类‘寻找精神家园’”。

我至今依然记得，当年曾许多次在清华图书馆老馆遇见在那里读书写作的徐葆耕老师，那种投入、满足与快乐的感觉溢于言表。他研究清华人文传统，既发掘其穿越时空的丰厚价值，也反思其不足与发展。在他看来，历史上的清华精神中缺乏形而上思维是一个弱点，而当代社会上的卑微的洋奴思想与浅薄的市侩气息也在渗透进校园，会导致清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失落。在交谈中，我能清晰地体会到葆耕老师的忧虑，更能感受到他勤奋地希望从清华传统中找寻答案的努力。

吴宓先生曾说：“传统等于现在中的



朱自清先生雕像

□ 荷花池

过去。”对国人乃至人类来说，传统不是“有没有”的问题，而是“知不知”的问题。人类生存的物质世界日新月异，但精神世界却大致稳定。精神的追求与特质依然如百年前乃至千年前。更重要的是，许多物质冲突源于精神冲突，解决观念之争才是真正的和平之道。如何以历史构筑现实，以精神构筑物质，成为当代人文学科发展的重要任务。

2020年元旦前，张克澄兄来办公室聊天，带来他的新著《大家小絮：风骨清华人》，讲述了他的父母张维、陆士嘉和许多老清华人的故事。在这段安静的日子里，在清华园的办公室里，仔细读此书别有味道。

陆士嘉当年去申请德国哥廷根大学力学教授路德维希·普朗特的博士生，得到的答复是“东方人数学不行，女孩子就更不懂逻辑了”，但她就是不信邪，刻苦自学，通过了特别考试，成为普朗特在关山门两年后重新收的学生，且是学生中唯一的外国人、唯一的女学生。有趣的是，冯·卡门是普朗特的第一个博士生，而钱学森在美国期间师从冯·卡门，因此有人曾开玩笑说陆士嘉是钱学森的“师姑”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张维、陆士嘉成为清华历史上第一对教授夫妇。

令人感慨的是，在后来中国科学院增选学部委员时，陆士嘉获得严济慈、周培源、钱学森等七人推荐，但她得知后就给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负责人写信表示不参加，把名额让给年轻人。还有50年代工资定级时自己申请自降一级，单位配汽车也不坐，等等，许多举动仔细读来，切感何为“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”，切感清华人之风骨。

书中还讲到了梅贻琦、蒋南翔两位校长和“清华香肠”的故事，让人对清华文化中注重内修、低调做人、高调做事的内涵有了更生动的理解。

梅贻琦担任校长后，发现随着清华地位上升，校中有人开始表现对他人的不屑，就告诫同仁说，清华香肠好吃，清华人都知道，须知大街上也有卖香肠的，我们不必到处去宣传，外人在尝过清华香肠后便知清华真正的味道。

蒋南翔担任校长后，发现有清华学生到了工作单位骄傲自满难管理，就给同学们讲，到了新单位，不要急着亮清华牌子，要放下身段，虚心向老同志、工人师傅学习。真要是有一本事，在工作中做出了成绩，得到大家的认可，那时知道了你是清华毕业生，你就给母校争了光，那时候清华因你而骄傲。你就是“清华香肠”！

读这些故事，我不禁会心而笑。在2019年底的“新生导引课”的最后一节课上，我用现在学生们的语言表达了同样的期待，即“行跳形不跳”。这些00后的学生可以说是21世纪的“清华香肠”了。

这本书里的清华人物很多，故事很生动，也很细小，但却是“一滴水中见大海”，可以看到清华人对学术的追求，对“俗谛”的淡然，还有对祖国的热爱。这些清华传统中的人、事与精神都成为当下清华的组成，依然在影响着一届届青年学子。

事实上，自1912年清华学堂改名为清华学校起，就以“培植全才，增进国力”为宗旨，以“进德修业，自强不息”为教育方针。从办学原点起，清华的精神与文化逐渐沉淀日积月累，百年后成为这个园子的最大精神财富，水木烙印则成为许多清华学子的共同特征。

1912年首任校长唐国安说：“师生之间，首重感情；教育之方，端赖道德。”清华学子对母校的感情是无比深的。毕业于清华外文系的季羨林先生曾说：“每次回到清华园，就像回到我母亲的身边，我内心深处油然起幸福之感，在清华的四年生活，是我一生中最难忘、最愉快的四年。”其实，对许多清华学子来说，Tsinghua is not a real hometown, but is really a hometown.

1924到1928年担任校长的曹云祥说：“吾人今日所汲汲者，不在输入文化，

而在将所输入之文化，如何融合，如何承受，令其有实用于国家。”清华学子对国家的感情是无比深的。徐葆耕教授就认为，“对于那些最优秀的清华人来说，民族尊严感是他们个性中最重要的、最顽强的部分。”

一个世纪来，许多清华人的言与行、思与情，点点滴滴汇成了清华园的风骨，如果用陈寅恪和闻一多两位先生的语言来说就是：发扬真理，爱国爱民。

或许，也可以用更简单的语言来说：知识与爱。

话说清华白楼

○黄培

科技的发展使世界的空间变小、距离缩短。清华的发小们利用互联网微信群，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“清华园孩子”联系在一起，大家畅聊小时候的美好回忆，讲述发生在特殊年代的故事……这勾起了我对清华白楼的回忆。

“文革”前，清华大学的教职工宿舍分为多个住宅区，如解放前不同历史时期修建的北院、西院、照澜院、普吉院、胜因院、新林院，解放初期学苏联修建的教工宿舍1~8公寓，为校级领导和高级教授修建的9~12公寓，鹤立独行的13公寓，1950年代为教职工修建的连排平房一区至六区，1960年代初为教授修建的15、16、17公寓，等等。这15、16、17公寓因其外观涂有白色水刷石面层而被称为白楼。

我家是1961年从照澜院搬到清华白楼的。那时虽然都住在清华园，但是由于住在不同的家属区，受文化氛围和家庭环境

的影响，不同住宅区的孩子还是能看出来的。有件事使我记住了白楼孩子的与众不同。那是“文革”前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的时候，清华主楼建筑群已经竣工但是尚未投入使用，因为我父亲黄熊（建筑结构专家）参与了主楼的建筑设计，所以我对那座宏伟壮观的建筑充满了好奇，非常想进去看看。清华主楼高10层，当时是北京最高的建筑物，加上东西两个配楼，总面积有7万多平方米。从1956年开始建造至1966年完工，建造的标准和质量直到20世纪末仍然保持着较高的水平。在我们这群孩子的眼里，当年的主楼相当于清华的人民大会堂，神圣而庄严。

一天，我与几个同学央求看门的大爷允许进去看看。大爷问我：“你家住哪儿呀？”我说：“白楼。”大爷脸色立刻大变，呵斥道：“住白楼的孩子还想进主楼看看？没门！告诉你，这里的装修还没你